教會歷史中的異端

誠如傳一:9所言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』,今天比較著名的異端,所提出的主張、論說,並不是這些創辦人能夠有什麼新發明;也不是今天的教會比較腐敗,才會產生這些的異端、邪說。實際上基督教的異端,幾乎從教會一開始建立就跟著產生,正如使徒保羅在徒二十章,警告以弗所教會的長老時說的;因此要認識現代基督教的異端,必須回去探究教會歷史中的異端,認識這些說法的起源。

一、關於末世論的異端

早期的靈恩派~孟他奴派(Montanism)

此派發源於主後第二世紀,當初代教會那種聖靈感動、做工的意識漸漸消失;期待耶穌再來的盼望也逐漸黯淡,教會變得漸漸世俗化。面對這樣的景況,有個原來是異教女神祭司、後來信主的孟他努;在 156 年自稱受到聖靈的感動,神要他出來宣講神新的啟示。後來又有兩位女先知,百斯卡和馬克西米拉與他合作,他們都以聖靈的代言人自居。他們宣稱世界末日將到,新耶路撒冷將建立在弗呂家附近(孟他努的故鄉);信徒最好事先移居該地,準備等候見主面。為要儆醒等候主的再來,信徒應當竭力苦修、禁慾、守獨身、禁食,這些主張得到不小的迴響,也不少人跟隨他們。後來三位領導人雖先後去世,但此運動仍流傳至第四世紀;初代教父特土良曾加入此運動,也是中堅人物之一。

二、關於神論/基督論/救恩論的異端

1. 基督教最早的異端~諾斯底派(Gnosticism,又稱學智派)

諾斯底原意是知識,但這知識不是普通所謂的知識;而是指一種神祕、超自然的智慧。 諾斯底的思想其實是來自巴比倫,後來又加入波斯的宇宙二元觀。基本上諾斯底思想 認為靈的世界是善的,是人生願望的歸宿,而物質的世界是邪惡的,人的肉體也是不 好的。從這樣的觀念延伸下來時,創造這個有形物質世界的神,必定不是個高明、良 善的神;祂不過是個次等、不完全的神。人要脫離有形世界的束縛,回到良善的神的 世界之中,就必須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得到「知識」;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認識基督、 得到知識,唯有「屬靈人」才能得到知識,「屬魂人」則是能信、有幾分得救,「屬物 人」則毫無指望。

既然諾斯底派認為物質是惡的,基督便不可能真正成為人身;因此他們對於基督降世,提出三種解釋。第一種說法是,基督在世為人不過是幻影;其次基督只是暫時寄居在耶穌體內,最後說、那由童女所生的並非是物質實體。不論哪一個說法,耶穌都沒有真正道成肉身、為人受死,當然也就沒有完成救贖功勞了。諾斯底派在使徒約翰仍然在世時,已經相當流行,因此在約翰書信中、可以看到約翰嚴厲攻擊他們的教導(約壹二:22-23,四:1-6;約貳);一直到主後第二世紀結束,此派才逐漸消失。

諾斯底派在基督教初初起步時就出現,帶給初代教會很大的影響;連帶使教會變得組織化、教義規條化。而否定耶穌的人性、將基督徒分階級,傳授所謂神祕知識等等異端伎俩;諾斯底可說是始祖,後來許多異端都參考使用。

2. 否認舊約的馬吉安 (Marcion) 異端

馬吉安原來是位富有、樂於助人的船主,在139年信主後受到諾斯底思想的影響,又深深被人生的罪惡與苦難問題所困擾。於是他採取一種尖銳的二元論,他認為舊約所記載的神是公義、殘忍的神,新約的神是慈愛、憐憫的神;因此他極力反對各種形式的律法主義與猶太教。他認為基督是以幻影來到世界,將良善、慈愛、憐憫的神彰顯出來;只有藉著基督才能認識真正的神,基督徒的生活應該是禁慾、節制的。後來他被教會開除教籍,於是糾集一些人另外成立教會。同時他編輯一部新約正典,裡面只有保羅的十封書信和路加福音;而且裡面凡是提到舊約的神、是耶穌基督的父,或是任何與父神有關的字眼都被刪除。雖然這是本錯誤的正典,但這是首次嘗試把新約各卷編成公認的正典;馬吉安異端的教會在東方甚多,甚至到第五世紀依然存在。

3. 幾乎得勝的~亞流(Arius)派

諾斯底派否定基督的人性(幻影說),亞流派則是否定基督的神性與地位。亞流原來自安提阿,曾經受教於亞歷山大的著名教父俄利根(Origen);也受到東方教會那種愛思想與辯論的影響。他根據西一:15,提出基督是在一切時間之前受造,因此耶穌基督並非永遠常在,並非與父神同體,是次一等的神,是神與人之間的第三者。他原是一番好意,想要把真理講得清楚(約貳 9);後來卻變成偏差的異端。亞流起初得到東方教會的不少支持,甚至是羅馬皇帝的政治支持;有相當長的時間,亞流派是東方教會的主流。後來亞歷山大的亞他那修(Athanasius)與他對抗,起初亞他那修居於弱勢,甚至被教會放逐;但是亞他那修堅持不屈服,最終擊退亞流派主張。經過近兩百年的爭論,東方教會才確立了三一神論與尼西亞信經。

4. 靠人稱義的~柏拉鳩派 (Pelagius)

柏拉鳩原是愛爾蘭人,在主後 400 年到達羅馬,他看到當時羅馬居民生活道德低落,因此竭力謀求提高倫理標準。他倡言人的自由意志,因此要人去注意人性中的能力與品格;然後激勵人去行善,努力追求道德。但是他卻更進一步說,亞當並沒有遺傳原罪,只是留下不好的榜樣而已;因此人人都有避免犯罪的能力。初代教父的奧古斯丁與耶柔米,都起而與柏拉鳩主義對抗;強烈主張人能夠蒙恩得救,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,但柏拉鳩主義當時在東方教會仍受不少歡迎。後來十六世紀時,也曾出現過半柏拉鳩主義,以及加爾文與亞米念爭議;這些都是好意解釋聖經、要建立人的思考邏輯系統,結果產生過於極端的主張。

中國的異端

一、異端產生的原因

- 1. 因爲政府不允許教會公開、正常地發展,因此許多教會都在地下發展,結果導致 缺乏開放的自由交通,在走偏時無人可以指正;或是教會之間彼此競爭,卻無正 常的溝通管道,容易造成誤解。
- 2. 因環境特殊的緣故,教會傳道人往往缺乏正統、嚴謹的神學訓練,往往傾向以靈 意解經;結果解釋聖經變成天馬行空、各說各話,甚至出錯了也未能察覺。
- 3. 社會威權的政治文化,也間接影響著教會,在組織上也採取嚴謹的架構、獨斷的領導;結果在解釋聖經,難有宏觀的角度、整體的分辨。

二、拜女基督的「東方閃電」

1. 歷史緣起與發展

此派又稱七靈派、二次救主派、新能力主教會等等,大約在 1990 年興起於河南地區;創始人是來自鄭州的鄧性女子。她自稱是二次降臨的基督名叫「閃電」,早年是李常受呼喊派的信徒,後來認爲自己與李常受的身分、工作不同。她是「道重返肉身的全能者」~女基督;李常受的恩賜只是解釋聖經,如今是道成肉身的閃電(她自己)說話了,再也不用李常受的思賜只是解釋聖經,如今是道成肉身的閃電(她自己)說話了,再也不用李常受的那一套來解釋了。因此聖經的記載已經過時,不如她的話語重要;接受她的新啓示才是,神真正向聖徒啓示的心意。此派的信徒有強烈的使命感,專門在已經建立的教會中拉羊、以真理解放教會,造成教會極大的傷害;東方閃電的書籍、行文都是以第一人稱敘述,說是聖靈向眾教會說話,凡是不接受她話語的人會橫死、被嚴厲的懲罰。此派除了在中國擁有許多信徒,且早已經向海外發展;目前在紐約、多倫多、舊金山均設立辦公室、印製書籍、小冊,在國外、他們是用「全能神」、「烈火教會」等名稱。東方閃電完全不同於其他異端對於教會的破壞,他們採取陰險、狠毒的手段;甚至出版會員手冊,指導其會員如何分裂、破壞教會,其中也有以暴力毆打、刑罰基督徒的事情發生。

2. 信仰的謬誤之處

東方閃電的教義重點是在於「認識三步作工」,神在三個時代(律法、恩典、國度), 彰顯不同性情、性別、工作;現今是國度時代,道返肉身的神(女基督)再作征服人 的工作。神是公義、威嚴、咒詛、烈怒的全能者,性別是女的,工作的地點是在中國; 她要來審判不順服者,完全戰勝撒旦,人需要作的回應就是順服女基督。其實熟悉聖 經的基督徒很容易判別東方閃電的錯謬,但是對於不熟悉聖經的基督徒而言;就很容 易被他們似是而非的屬靈辭彙所矇騙。 東方閃電不但在基督論上出問題(引用太廿四:27加上易經的陰陽調和論點,說再來的基督是女的)、錯誤的末世論,同時否定聖經權威,在救恩論上也有問題,否認基督是唯一的救贖。人類被分爲五等,眾長子(先知)、長子(順服女基督的)、子民(透過神發聲征服的)、效力的(只信耶穌卻抵擋女基督的,死後會再降生輪迴爲神效力)、滅亡的(始終不信的);這是非常明顯的中國傳統信仰,加上基督信仰的包裝。另外此派採取絕對權威與近乎極權的統治方式,對於一般基督徒雖是不可思議;但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祕密結社組織方式(義和團)是極爲吻合的。通常初初入教的不易察覺,但是到了一定層次就要歃血爲盟;組織分爲全能者(教主)、大祭司(總指揮)、引導人(分區負責人)、引路人(各地負責人)、接待人(小組長)。

三、苦修淂救的『三班僕人』

1.歷史緣起與發展

三班僕人大約在 1990 年左右開始發展,創始人是安徽人徐聖光;平時以及隱密的方式遊走各地,在各接待家庭住宿。凡是他所到之處必被定爲「至聖所」,非經特別召喚平常人不得進入;外面傳道同工住宿之處、叫做「聖所」,只有同工可以進出,聚會的地方叫做「外院」。三班僕人曾經發展迅速,信徒以安徽、四川、東北較多,號稱有百萬信徒。所謂三班僕人,三是指三一,班是班次(神家的規矩),僕人是神差派使用的人(有恩賜大小、職位高低之別)。聖父時代的三班僕人,是摩西、亞倫、户珥;聖子時代的三班僕人,是馬大、馬利亞、拉撒路(或是五千、二千、一千)。在組織裡也訂定不同階級的班次,順服「大僕人」就是順服主,不聽從的就是褻瀆聖靈;1996年甚至興起「鞭打除罪」做法,信徒日常認罪或觸犯戒規,得經由鞭打等刑罰才能除罪獲得赦免。

2.信仰的謬誤之處

基本上三班僕人透過「班次」系統,對於信徒進行極爲嚴密的生活控制,並且神格化教主的角色以及他話語的權威;然而在解經上卻是錯誤百出、斷章取義,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時,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銀器,奪取他們的財物,所以初信者也可以,把工作單位、鄰居、朋友的東西偷來奉獻。救恩論、末世論也已經完全扭曲,都已成爲組織斂財的工具,信徒則是生活在恐懼、自危當中,毫無因信稱義的喜樂